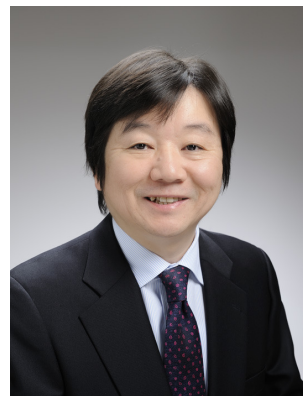


2014年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说中看安倍首相的历史认识

神谷万丈（防卫大学校教授）

在本人着手执笔本稿之际，安倍首相解散了众议院。日本的国会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制构成，在政治力量方面众议院处于更强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和参议院相比，众议院在几个方面被赋予了优越性。日本宪法规定：“内阁首相从国会议员中选出，由国会表决指名”，在该宪法的指导下，首相从所有的众议院议员中选出。按照惯例，大部分内阁官员也是从众议院议员中选出来的。因此，众议院议员选举是决定日本政治动向的最重要的选举，本次选举也将成为左右安倍政权今后的政策方向性的一次选举（安倍首相也有可能就此下台）。



神谷万丈

不过本人在此将不进行面临选举的各党主张的分析和选举结果的预想。为什么呢？因为读者在阅读本稿时，实际上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取而代之，本人将通过本稿探讨安倍首相在这2年内频频遭到来自国外批判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不过，本课题很难成为选举的争论点）。那就是安倍的“历史认识”问题。

在安倍首相解散众议院后的次日2014年11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评论员文章评论道：“明年是战后70周年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方面，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道路愈加遥远。是否能够抹掉欧美开始对安倍政权抱有的“历史修正主义”疑问，迎来与邻国握手和解的8月份呢？”

安倍首相应该是想否认日本的战前、战中的历史负面影响吧。对此抱有疑问的人，不只海外，日本国内都绝不在少数。《朝日新闻》的评论员文章就表明了此观点。不过，这个看法未免过于单纯。本人也并非全面支持安倍首相相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行动。例如，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来说是否为上策尚存疑问。不过，对安倍首相企图全面改写战前、战中的日本历史这个主张，本人不得不做出反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安倍已表示，若条件成熟，将坦率承认日本的负面历史，并有意谢罪。将此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表示出来的是，今年7月8日在澳大利亚议会上，作为日本的首相首次发表的演讲。

[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407/0708article1.html]。他在演讲的开头部分，对澳大利亚人如下说道：

“诸位，战后，我们日本人从对此前时代的痛切反省起步，虔诚地真挚地祈愿和平，一直走到今天。绝不重演20世纪的惨祸——这句日本立下的战后誓言，现在依旧有效，今后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接着，安倍谈及第2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澳大利亚人因日本的行为而失去了生命，并作了实质性道歉。

“我们父辈、祖辈，曾经经历过科科达、山打根的沉痛经历。”

“许多前程似锦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失去了生命。活下来的人们在战后很长的世间里，一直深陷痛苦的回忆，无比艰难。”

“面对历史的暴戾，我无语以对。面对许多亡者的灵魂，在此，我谨代表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献上衷心的哀思。”

科科达是日澳之间在1942年爆发战争时的新几内亚地名，在澳大利亚人的心中，等同于日本发动的对澳战争（*Battle for Australia* [Peter Dennis, Emeritus Professor,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山打根则由于山打根死亡行军，在澳大利亚成了日军暴行的象征。安倍谈到了具体地名，以及明确承认了在日本人身上发生了与自己的“父辈、祖辈”做出的行动有关的历史，确实震惊了澳大利亚人。仅安倍的其中一位祖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被判为甲级战犯而后未予起诉的岸信介原首相这一事实来看，这些话就极具分量。再者，安倍还引用了澳大利亚的R.G.孟席斯总理所说的话“对日本持有的敌意，应该消失。与其时常唤醒记忆，不如期待美好未来”，对战后的澳大利亚人向日本表现出的宽容态度表达了谢意。

“我想再次代表日本国和日本国民，对诸位向日本伸出的宽容之手和友好之情，致以由衷的感谢。”

“我们绝不会忘却诸位的宽容和过去的历史。”

这次演讲受到澳大利亚社会的热烈欢迎，“日本的安倍首相在澳大利亚国会上发表了一场极其正直的演讲”（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安倍晋三、对科科达和山打根献上衷心的哀思”（澳洲人报），“安倍晋三让人惊讶的感人演讲”（*Business Insider Australia*）。安倍坦率的言语似乎成功地极大地消除了澳大利亚对日本的遗恨。

安倍的演讲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比如，英国《卫报》报导“日本的首相于星期二在澳大利亚国会上发表了历史性演讲，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生命致以哀悼，发誓绝不重演过去的惨祸”。

若观看了这场演说，就会知道为何我不得不反对将安倍首相定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论调了。

但是，很多读者仍抱有以下疑问。尽管安倍面对澳大利亚能够用这样“极其正直”的言语述说过去的历史，但为何面对中国和韩国却时无法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呢？

理由之一就是，日澳之间并不存在日中、日韩之间存在的围绕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一事实的争论。不过，更重要的是，安倍“自信”澳大利亚人应该能够接受自己的坦率言语和谢罪。安倍赌赢了，从上述介绍的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情况就很清楚了。那么，安倍（或者说更多的日本人）能否期待中国和韩国有同样的宽容态度呢？

日本社会上有着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怎么对中国和韩国谢罪，却一直只是被说“还不够”。

当然，日本的“谢罪”也有不完善的一面。不过，也不能否认中国和韩国未显示出这次澳大利亚般的宽宏大量。

为缓解“历史问题”，努力朝解决方向前进，当然需要日本的进一步努力。不过，并不是仅仅因日本还不够努力而阻挡问题的解决。安倍首相在澳大利亚议会上的演讲及澳大利亚人对演讲的反应，就证实了该点。

注：该报道仅为著者的个人看法，不代表防卫大学校和防卫省的看法。

[译自《日本综述》2014年12月刊。]

神谷万丈

1961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9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中退，防卫大学校助手。2004年始任该校教授至今。国家安全保证学会理事。专攻国际政治学、安全保障论。共著有《最新版安全保障学入门》（亚纪书房）。
